

第八十二回

姹女求陽

元神護道

却說八戒跳下山，尋着一條小路，依路前行，有五六里遠近，忽見兩個女怪，在那井上打水。他怎麼認得是兩個女怪？見他頭上戴一頂一尺二三寸高的篾絲髻髻，甚不時與猓子走近前，叫聲『妖怪』。那怪聞言大怒，兩人互相說道：『這和尚獐獐！我們又不與他相識，平時又沒有調得嘴慣，他怎麼叫我們做妖怪！』那怪惱了，輪起抬水的杠子，劈頭就打。

這猓子手無兵器，遮架不得，被他撈了幾下，侮着頭，跑上山來，道：『哥啊，回去罷！妖怪兇！』行者道：『怎麼兇？』八戒道：『山凹內兩個女妖精在井上打水，我只叫了他一聲，就被他打了我三四杠子！』行者道：『你叫他做甚麼的？』八戒道：『我叫他做妖怪。』行者笑道：『打得還少。』八戒道：『謝你照顧，頭都打腫了，還說少哩！』行者道：『一溫柔天下，去得剛

強寸步難移。」他們是此地之妖，我們是遠來之僧，你一身都是手，也要略溫存。你就去叫他做妖怪，他不打你打我！人將禮樂爲先。」

八戒道：「一發不曉得！」行者道：「你自幼在山中吃人，你曉得有兩樣木麼？」八戒道：「不知，是甚麼木？」行者道：「一樣是楊木，一樣是檀木。楊木性格甚軟，巧匠取來，或雕聖像，或刻如來，裝金立粉，嵌玉裝花，萬人燒香禮拜，受了多少無量之福。那檀木性格剛硬，油房裏取了去，做柞撒，使鐵箍箍了頭，又使鐵鎚往下打，只因剛強，所以受此苦楚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你這好話兒，早與我說說，也好，却不受他打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還去問他個端的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去，他認得我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變化了去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且如我變了，却怎麼問他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變了去，到他跟前，行個禮兒，看他多大年紀。若與我們差不多，叫他聲「姑娘」！若比我們老些兒，叫他聲「奶奶」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可是跼跼！這般許遠的地，認得是甚麼親！」行者道：「不是認親，要套他的話哩。若是他拿了師父，就好下手；若不是他，却不誤了我們別處幹事？」八戒道：「說得有理，等我再去。」

好獸子，把釘鉅撒在腰裏，下山間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黑胖和尚，搖搖擺擺，走近怪前，深深唱個大喏道：『奶奶，貧僧稽首了。』那兩個喜道：『這個和尚却好，會唱個喏兒，又會稱道一聲兒。』問道：『長老，那裏來的？』八戒道：『那裏來的。』又問：『那裏去的？』又道：『那裏去的。』又問：『你叫做甚麼名字？』又答道：『我叫做甚麼名字。』那怪笑道：『這和尚好便好，只是沒來歷，會說順口話兒。』八戒道：『奶奶，你們打水怎的？』那怪道：『和尚，你不知道。我家老夫人今夜裏攝了一個唐僧在洞內，要管待他；我洞中水不乾淨，差我兩個來此打這陰陽交媾的好水，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，與唐僧吃了，晚間要成親哩。』

那獸子聞此言，急抽身跑上山，叫：『沙和尚，快拿將行李來，我們分了罷。』沙僧道：『二哥又分怎麼？』八戒道：『分了便你還去流沙河吃人，我去高老莊探親，哥哥去花果山稱聖，白龍馬歸大海成龍。師父已在這妖精洞內成親哩！我們都各安生理去也！』行者道：『這獸子又胡說了！』八戒道：『你的兒子胡說！纔那兩個抬水的妖精說，安排素筵席與唐僧吃了成親哩！』行者道：『那妖精把師父困在洞內，師父眼巴巴的望我們去救，你却在此說這樣』

話！八戒道：『怎麼救？』行者道：『你兩個牽着馬，挑着擔，我們跟着那兩個女怪，做個引子，引到那門前，一齊下手。』

真個獸子只得隨行。行者遠遠的標着那兩怪漸入深山，有一二十里遠近，忽然不見。八戒驚道：『師父是「日裏鬼」拿去了！』行者道：『你好眼力！怎麼就看出他本相來？』八戒道：『那兩個怪正抬着水走，忽然不見，却不是日裏鬼？』行者道：『想是鑽進洞去了。等我去看看。』好大聖，急睜火眼金睛，漫山看處，果然不見動靜。只見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瓏剔透山，山花堆五采三簷四簇的牌樓。他與八戒、沙僧，近前觀看，上有六個大字，乃「陷空山無底洞」。行者道：『兄弟呀，這妖精把個架子支在這裏，還不知門向那裏開哩。』沙僧說：『不遠不遠！好生尋！』

都轉身看時，牌樓下山脚下有一塊大石，約有十餘里方圓，正中間有缸口大的一個洞兒，爬得光溜溜的。八戒道：『哥哥，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。』行者看了道：『怪哉！我老孫自保唐僧，瞞不得你兩個，妖精也拿了些，却不見這樣洞府。八戒，你先下去試試，看有多少淺深，我

好進去救師父。』八戒搖頭道：『這個難！這個難！我老豬身子夯夯的，若塌了脚，吊下去，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哩！』行者道：『就有多深麼？』八戒道：『你看！』

大聖伏在洞邊上，仔細往下看處，一嘆深啊！周圍足有三百餘里；回頭道：『兄弟，果然深得緊！』八戒道：『你便回去罷。師父救不得耶！』行者道：『你說那裏話！』莫生懶惰意，休起怠荒心。』且將行李歇下，把馬拴在牌樓柱上，你便釘鉞，沙僧使杖，攔住洞門，讓我進去打聽打聽。若師父果在裏面，我將鐵棒把妖精從內打出，跑至洞口，你兩個却在外面攔住。這是裏應外合，打死精靈，纔救得師父。』二人遵命。行者却將身一縱，跳入洞中，足下彩雲生萬道，身邊瑞氣護千層。不多時，到於深遠之間，那裏邊明明朗朗，一般的有日色，有風聲，又有花草果木。行者喜道：『好去處啊！想老孫出世，天賜與水簾洞，這裏也有個洞天福地！』

正看時，又有一座二滴水的門樓，團團都是松竹，內有許多房舍，又想到：『此必是妖精的住處了。我且到裏邊去打聽打聽。』——且住！若是這般去啊，他認得我了，且變化去。』搖身捻訣，就變做個蒼蠅，輕輕的飛在門樓上聽聽。只見那怪高坐在草亭內，他那模樣，比在松林

內救他，寺裏拿他，更是不同，越發打扮得俊了——

髮盤雲髻似堆鴉，身着綠絨花比甲。一對金蓮剛半折，十指如同春笋發。團圓粉面若銀盆，朱唇一似櫻桃滑。端端正正美人姿，月裏嫦娥還喜恰。今朝拿住取經僧，便要歡娛同枕榻。

行者且不言語，聽他說甚話。少時，綻破櫻桃，喜孜孜的叫道：『小的們，快排素筵席來，我與唐僧哥哥吃了成親。』行者暗笑道：『真個有這話！我只道八戒作耍子亂說哩！等我且飛進去看，尋看師父在那裏。不知他心性如何的。——假若被他摩弄動了啊，留他在這裏也能。』即展翅，飛到裏邊看處，那東廊下上明下暗的紅紙格子裏面坐着唐僧哩。行者一頭撞破格子眼，飛在唐僧光頭上丁着，叫聲『師父。』三藏認得聲音，叫道：『徒弟，救我命啊！』行者道：『師父不濟呀！那妖精安排筵宴，與你吃了成親哩。或生下一男半女，也是你和尙之後代，你愁怎的？』

長老聞言，咬牙切齒道：『徒弟，我自出了長安，到兩界山中收你，一向西來，那個時辰動

輩那一日子有甚歪意？今被這妖精拿住，要求配偶，我若把真陽喪了，我就身墮輪迴，打在那陰山背後，永世不得翻身！行者笑道：『莫發誓，既有真心往西天取經，老孫帶你去罷。』三藏道：『進來的路兒，我通忘了。』行者道：『莫說你忘了，他這洞，不比走進來，走出去的；是打上頭往下鑽。如今救了你，要打底下往上鑽。若是造化高，鑽着洞口兒，就出去了；若是造化底，鑽不着，還有個悶殺的日子了。』

三藏滿眼垂淚道：『似此艱難，怎生是好？』行者道：『沒事！沒事！那妖精整治酒與你吃，沒奈何，也吃他一鍾；只要搨得急些兒，搨起一個鬚花兒來，等我變作個蟪蛄蟲兒，飛在酒泡之下。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，我就捻破他的心肝，扯斷他的肺腑，弄死那妖精，你纔得脫身出去。』三藏道：『徒弟，這等說，只是不當人子。』行者道：『只管行起善來，你命休矣。妖精乃害人之物，你惜他怎的？』三藏道：『也罷，也罷；你只是要跟着我。』正是那孫大聖護定唐三藏，取經僧全靠美猴王。

他師徒兩個，商量未定，早是那妖精靜排停當，走近東廊外，開了門鎖，叫聲『長老。』唐

僧不敢答應。又叫一聲，又不敢答應。他不敢答應者何？意思想着口開神氣散，舌動是非生。却又一條心兒想着，若死住法兒不開口，怕他心狠，頃刻間就害了性命。正是那進退兩難心問口，三思忍耐口問心。正自狐疑，那怪又叫一聲『長老』。唐僧沒奈何，應他一聲道：『娘子有。』那長老應出這一句言來，真是肉落千斤。人都說唐僧是個真心的和尚，往西天拜佛求經，怎麼與這女妖精答話？不知此時正是危急存亡之際，萬分出於無奈，雖是外有所答，其實內無所慾。

妖精見長老應了一聲，他推開門，把唐僧攙起來，和他携手挨肩，交頭接耳。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嬌態，萬種風情。豈知三藏一腔子煩惱。行者暗中笑道：『我師父被他這般哄誘，只怕一時動心。』正是——

真僧魔苦遇嬌娃，妖怪娉婷實可誇。淡淡翠眉分柳葉，盈盈丹臉襯桃花。繡鞋微

露雙鉤鳳，雲髻高盤兩鬢鴉。含笑與師携手處，香飄蘭麝滿袈裟。

妖精攙着三藏，行近草亭道：『長老，我辦了一杯酒，和你酌酌。』唐僧道：『娘子，貧僧自

不用葷。』妖精道：『我知你不吃葷，因洞中水不乾淨，特命山頭上取陰陽交媾的淨水，做此素果素菜筵席，和你耍子。』唐僧跟他進去觀看，果然見那：

盈門下，繡纏彩結；滿庭中，香噴金猊。擺列着黑油墨鈿桌，硃漆篋絲盤。墨鈿桌上，有異樣珍饈；篋絲盤中，盛稀奇素物。林檎，橄欖，蓮肉，葡萄，榰柰，榛松，荔枝，龍眼，山栗，風菱，棗兒，柿子，胡桃，銀杏，金橘，香橙。菓子隨山有，蔬菜更時新。豆腐，麵筋，木耳，鮮筍，蘑菇，香蕈，山藥，黃精，石花菜，黃花菜，青油煎炒，扁豆角，豇豆角，熟醬調成。王瓜，瓠子，白菜，蔓菁，鑊皮茄子，鷓鴣做，別種冬瓜，方旦名。爛煨芋頭糖拌着，白裘蘿蔔醋澆烹。椒薑辛辣般般美，鹹淡調和色色平。

那妖精露尖尖之玉指，捧晃晃之金杯，滿斟美酒，遞與唐僧，口裏叫道：『長老哥哥，妙人，請一杯交歡酒兒。』三藏羞答答的，接了酒，望空澆奠，心中暗祝道：『護法諸天，五方揭諦，四值功曹，弟子陳玄奘，自離東土，蒙觀世音菩薩差遣，列位衆神暗中保護，拜雷音，見佛求經，今在途中，被妖精拿住，強逼成親，將這一杯酒遞與我吃。此酒果是素酒，弟子勉強吃了，還得見。

佛成功，若是葷酒，破了弟子之戒，永墮輪迴之苦！

孫大聖，他却變得輕巧，在耳根後，若像一個耳報；但他說話，惟三藏聽見，別人不聞。他知師父平日好吃葡萄做的素酒，教吃他一鍾。那師父沒奈何，吃了，急將酒滿斟一鍾，回與妖怪。果然斟起有一個喜花兒。行者變作個蠅螬蟲兒，輕輕的飛入喜花之下。那妖精接在手，且不吃，把杯兒放住，與唐僧拜了兩拜，口裏嬌嬌怯怯，叙了幾句情話。却纔舉杯，那花兒已散，就露出蟲來。妖精也認不得是行者變的，只以為蟲兒，用小指挑起，往下一彈。行者見事不諧，料難入他腹，即變做個餓老鷹。真個是——

玉爪金睛鐵翅，雄姿猛氣搏雲。妖狐狡兔見他昏，千里山河時遁。

饑處迎風逐雀，飽時高貼天門。老拳鋼硬最傷人，得志凌霄嫌近。

飛起來，輪開玉爪，響一聲，掀翻桌席，把些素果素菜，盤碟家伙，盡皆粹碎，撇却唐僧，飛將出去，說得妖精心胆皆裂。唐僧的骨肉通酥。妖精戰戰兢兢，攔住唐僧道：『長老哥哥，此物是那裏來的？』三藏道：『貧僧不知。』妖怪道：『我費了許多心，安排這個素宴與你耍耍，却不

知這個扁毛畜生，從那裏飛來，把我的家伙打破！衆小妖道：『夫人打破家伙，猶可將些素品都潑散在地，穢了，怎用？』三藏分明曉得是行者弄法，他那裏敢說。那妖精道：『小的們，我知道了。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，天地不容，故降此物。你們將碎家伙拾出去，另安排些酒餚，不拘葷素，我指天爲媒，指地作訂，然後再與唐僧成親。』依然把長老送在東廊裏坐下不題。

却說行者飛出去，現了本相，到於洞口，叫聲『開門！』八戒笑道：『沙僧哥哥來了。』他二人撒開兵器。行者跳出，八戒上前扯住道：『可有妖精？可有師父？』行者道：『有有有！』八戒道：『師父在裏邊受罪哩，綁着是細着？要蒸是要煮？』行者道：『這個事倒沒有，只是安排素宴，要與他幹那個事哩。』八戒道：『你造化！你造化！你吃了陪親酒來了。』行者道：『獸子啊！師父的性命也難保，吃甚麼陪親酒？』八戒道：『你怎的就來了？』行者把見唐僧施變化，的上項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『兄弟們，再休胡思亂想。師父已在此間，老孫這一去，一定救他出來。』復翻身入裏面，還變做個蒼蠅兒，丁在門樓上聽之。只聞得這妖怪，氣噓噓的，在亭子上。

吩咐：『小的們，不論葷素，拿來燒紙。我借煩天地爲媒訂，務要與他成親。』

行者聽見，暗笑道：『這妖精全沒一些兒廉恥！青天白日，把個和尚關在家裏擺佈的，且不要忙，等老孫再去看。』嚶的一聲，飛在東廊之下，只見那師父坐在裏邊，清滴滴腮邊淚淌。行者鑽將進去，丁在他頭上，只叫聲『師父』。長老認得聲音，跳起來，咬牙恨道：『猢猻啊！別人胆大，還是身包胆；你的胆大，就是胆包身！你弄變化神通，打破家伙，能值幾何？鬪得那妖精淫興發了，那裏不分葷素安排，定要與我交媾，此事怎了！』行者暗中陪笑道：『師父莫怪，有救你處。』唐僧道：『那裏救得我？』行者道：『我纔一翅飛起去時，見他後邊有個花園，你哄他往園裏去耍子，我救了你罷。』唐僧道：『園裏怎麼樣救？』

行者道：『你與他到園裏，走到桃樹邊，就莫走了。等我飛上桃枝，變作個紅桃子。你要吃果子，先揀紅的兒摘下來。紅的是我。他必然也要摘一個，你把紅的定要讓他。他若一口吃了，我却在他肚裏，等我搗破他的皮袋，扯斷他的肝腸，弄死他，你就脫身了。』三藏道：『你若有了手段，就與他賭關便了；只要鑽在他肚裏怎麼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，你不知趣。他這個洞，若好出

入，便可與他賭鬪；只爲出入不便，曲道難行，若就動手，他這一窩子，老老小小，連我都扯住，怎麼了？須是這般摔手幹，大家纔得乾淨。」三藏點頭聽信，只叫：「你跟定我。」行者道：「曉得！曉得！我在你頭上。」

師徒們商量定了，三藏纔欠起身來，雙手扶着那格子，叫道：「娘子，娘子。」那妖精聽見，笑嘻嘻的跑近跟前道：「妙人哥哥，有甚話說？」三藏道：「娘子，我出了長安，一路西來，無日不山，無日不水；昨在鎮海寺投宿，偶得傷風重疾，今日出了汗，略纔好些，又蒙娘子盛情，携來仙府，只得坐了這一日，又覺心神不爽，你帶我往那裏略散散心，耍耍兒去麼？」那妖十分歡喜道：「妙人哥哥倒有些興趣。我和你去花園內耍耍。」叫：「小的們，拿鑰匙來開了園門，打掃路徑。」衆妖都跑去開門收拾。這妖精開了格子，攙出唐僧。你看那許多小妖，都是油頭粉面，嫵娜娉婷，簇簇擁擁，與唐僧竟上花園而去。

好和尚！他在這綺羅隊裏無他故，錦繡叢中作癡癡。若不是這鐵打的心腸朝佛去，第二個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經。一行都到了花園之外，那妖精悄語低聲，叫道：「妙人哥哥，這裏要

要真可散心釋悶。」唐僧與他携手相挽，同入園內，抬頭觀看，但見那——

縈迴曲逕，紛紛盡點蒼苔；窈窕綺牕，處處暗籠繡箔。微風初動，輕飄飄展開蜀錦
吳綾；細雨纔收，嬌滴滴露出冰肌玉質。日勺鮮杏，紅如仙子曬霓裳；月映芭蕉，青
似太真搖羽扇。粉牆四面，萬株楊柳嘯黃鸝；閑館周圍，滿院海棠飛粉蝶。

更看那凝香閣，青蛾閣，解醒閣，相思閣，層層捲映，朱簾上，鉤控蝦鬚；又見那養酸
亭，披素亭，畫眉亭，四雨亭，個個嵒嶙，華扁上，字書鳥篆。看那浴鶴池，洗觴池，怡月
池，濯纓池，青萍綠藻輝金鱗；又有玉墨軒，異箱軒，適趣軒，慕雲軒，玉斗瓊卮浮綠
蟻。

池亭上下，有太湖石，紫英石，鸚落石，錦川石，青青栽着虎鬚蒲；軒閣東西，有木假
山，翠屏山，嘯風山，玉芝山，處處叢生鳳尾竹。茶蘼架，薔薇架，近着鞦韆架，渾如錦
帳羅幃；松柏亭，辛夷亭，對着木香亭，相似碧城繡幙。芍藥欄，牡丹叢，朱朱紫紫關
穠華；夜合臺，茉莉檻，歲歲年年生嫵媚。涓涓滴露紫合口，堪畫堪描；豔豔燒空紅

拂桑，宜題宜賦。論景致，休誇閬苑蓬萊；較芳菲，不數姚黃魏紫。若到三春閨闥草，

園中只少玉瓊花。

長老攜着那怪，步賞花園，看不盡的奇葩異卉。行過了許多亭閣，真個是漸入佳境。忽抬頭，到了桃樹林邊，行者把師父頭上一招，那長老就知。行者飛在桃樹枝兒上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紅桃兒，其實紅得可愛。長老對妖精道：『娘子，你這苑內花香，枝頭果熟。苑內花香蜂競採，枝頭果熟鳥爭啣。怎麼這桃樹上果子青紅不一？何也？』妖精笑道：『天無陰陽，日月不明；地無陰陽，草木不生；人無陰陽，不分男女。這桃樹上果子，向陽處有日色相烘者，先熟，故紅；背陰處無日者，還生，故青。此陰陽之道理也。』三藏道：『謝娘子指教。其實貧僧不知。』即向前伸手摘了個紅桃。妖精也去摘了一個青桃。三藏躬身將紅桃捧與妖怪道：『娘子，你愛色，請吃這個紅桃，拿青的來我吃。』妖精真個換了，且暗喜道：『好和尚啊！果是個真人！一日夫妻未做，却就有這般恩愛也。』

那妖精喜喜歡歡的，把唐僧親敬。這唐僧把青桃拿過來就吃。那妖精喜相陪，把紅桃兒

張口便咬。啟朱唇，露銀牙，未曾下口，原來孫行者十分性急，殺轆一個跟頭，翻入他咽喉之下，徑到肚腹之中。妖精害怕，對三藏道：『長老啊，這個果子利害，怎麼不容咬破，就滾下去了？』三藏道：『娘子，新開園的果子愛吃，所以去得快了。』妖精道：『未曾吐出核子，他就攥下去了。』三藏道：『娘子意美情佳，喜吃之甚，所以不及吐核，就下去了。』

行者在他肚裏，復了本相，叫聲『師父，不要與他答嘴，老孫已得了手也！』三藏道：『徒弟方便着些。』妖精聽見道：『你和那個說話哩？』三藏道：『和我徒弟孫悟空說話哩。』妖精道：『孫悟空在那裏？』三藏道：『在你肚內哩。却纔吃的那個紅桃子，不是？』妖精慌了道：『罷了，罷了！這猴頭鑽在我肚內，我是死也！』孫行者：『你千方百計的鑽在我肚內怎的？』行者在裏邊恨道：『也不怎的！只是吃了你的六葉連肝肺，三毛七孔心；五臟都淘淨，弄做個梆子精！』妖精聽說，唬得魂飛魄散，戰戰兢兢的，把唐僧抱住道：『長老啊！我只道——』

『夙世前緣繫赤繩，魚水相和兩意濃。不料鴛鴦今拆散，何期鸞鳳又西東。藍橋水漲難成事，佛廟煙沉嘉會空。着意一場今又別，何年與你再相逢？』